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為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儆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

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  
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  
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  
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  
之名菴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  
告且曰子以爲何居子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  
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  
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猶  
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  
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

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  
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  
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  
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  
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  
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  
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  
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已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  
以治已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  
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

未為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  
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為蕭可也謂為  
創艾可也三問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  
言之亦未為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  
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問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  
眄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澁滯窘複  
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為奇士而惜余  
拙訥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譎

給敏如故而為禮恭遜歛戢意若自少者之所為者  
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  
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為樂元直攝衣  
坐其下俯首歛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俛  
然趨去儼若願慙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  
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  
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  
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  
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  
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

能軒君以為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  
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  
世之任意自喜頽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  
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  
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  
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  
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  
之道且以為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為而今覺其非  
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  
已矣

###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  
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  
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  
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寓迹於物耳苟  
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  
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  
畧為學學成而四方共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  
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岩大師  
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

卷五  
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携筇陟崇嶺看雲起卧石  
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  
為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  
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  
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  
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為斯寺  
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  
之南名以公官亭為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  
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  
遠周元公之於常拯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

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鷲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  
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  
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  
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疆體康肩  
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  
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  
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騃何敢僭冒以汙  
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  
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為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為太常少卿顯考  
為禮部尚書制詞皆 皇上所親製以為公之顯融  
于今皆祖考為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  
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冢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  
以侈 上之恩而教諭君為燕居之堂適成乃取之  
制詞之意名之曰為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  
子之為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  
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  
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為善則可以裕於  
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為

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為善者寡矣夫善  
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  
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為爾豈望  
其報哉望乎報而為善雖所為合於義猶為利也公  
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脩詩書禮讓之教行集  
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畜積者厚矣一  
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  
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 聖主而大白於  
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  
預斲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斲其若此也不預斲其

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  
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  
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為愈教諭君年七十餘  
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  
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為善之澤其有  
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  
之門人也尚能為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  
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

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  
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  
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闕之思也若  
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馭為皆若陰有以  
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  
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  
人之後來其飢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  
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  
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  
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



免為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為最雄故原不為當  
時所知為最甚莊周荀况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  
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群拔類者也其他  
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  
耶負此以自珍以為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  
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  
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為人清慎不苟少能為詩居太  
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  
之者後得一官為成都衛知事成都西南萬里外  
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

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  
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言也間以畸名其亭  
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  
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  
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  
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  
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  
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為得孰為失乎孰為合孰  
為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  
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

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尚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為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常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為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

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為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為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感歎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為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為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為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

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為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為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為甚難今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

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為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俵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

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為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

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為已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蟻螂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為神歎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為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

為斯須以天地為室廬以萬物為遊塵舉天下之物  
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  
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  
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為不借耶惟中幸此斷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  
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為無用  
而勞者不以為有勤上下相資息意交浹鄰魯之盛  
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  
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

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然善為治者不循俗以苟  
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  
而已中州之制——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  
苦其不便周之時間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  
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師則  
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  
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  
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  
足以師其鄉而為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  
器為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

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  
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為細民先闢軒于堂左  
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  
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  
治乎  
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  
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  
為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  
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  
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  
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  
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為  
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  
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  
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  
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  
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宜若不可損益也使  
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  
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

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視其本則為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魂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祭之不一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

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可非也未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微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

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  
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  
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馬敬  
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設羞  
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  
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  
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  
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  
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  
休未果為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于心

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  
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  
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十章叙離遠之情以  
歸田為望讀之悵恍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  
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奉上壽  
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  
稻魚衣有帛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為  
何如而余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  
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  
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



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毀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為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高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盖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知以心觀人之為得也治水也播種也

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為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情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為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憇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為人也

或者以為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一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為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陵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岩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為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煒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滄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為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亦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為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文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恠而問之曰文人勞苦矣何樂之甚文人曰子勞苦吾

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倭暑  
不違褰疲不暇憇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  
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  
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  
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  
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因而罔  
獲是謂學勞詳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  
緇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  
悟尚脩其辭逞怪披竒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  
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

咲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穿巧寬則致  
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  
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  
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  
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  
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  
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息浴乎水振翮脩羽不勝樂也雞  
浴乎土振翮脩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  
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

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為畊矣非特忘其畊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畊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為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可幾矣膠膠焚焚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莫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為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感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鱗溪之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是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為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為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為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為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是恃者以徐觀

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  
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  
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  
邦而人望之者以為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  
而視其所居為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其聞  
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為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  
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更存乎目者航之  
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  
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  
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

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  
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  
天地且不可恃以為固而况於人乎而况一室之間  
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為也必  
有為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  
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為之而誰艤  
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  
則人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中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

天台四明馮蕩天姥皆穹窿嵒峻為天下奇觀跡擬  
手蓬閭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  
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  
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  
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  
廬之美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  
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  
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廬處士  
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  
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

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  
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  
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  
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  
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  
山岩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自間焉其有會於人心  
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  
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  
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  
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

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為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

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為規矩揉鉛為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况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為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為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為師而習其所為故方其盛時

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為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為仁或以似正為義或飾繁文以為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

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器乃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上古者矣况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為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臙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志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

已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土人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之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其曰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者苟惟自以為不足者所為必有成而自以為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其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為時名大夫亦可

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為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為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為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某年尚壯強為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為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甘小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為善而已矣

○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循以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世將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入竊自思此世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年而有老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姑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十孳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

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  
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  
輔明王樹勲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  
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  
之由至詳矣將來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  
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  
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  
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  
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苦昆庸夫俗吏  
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

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  
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  
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  
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  
若寢平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  
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中一家  
言以輔翼群聖入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  
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見矣貴加  
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  
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孫志齋集

五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為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

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

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為志雖其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其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其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學者也其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  
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國以  
世之富貴為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  
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為深恥世俗  
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  
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尚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彼之鬼神害之  
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  
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

百之淵而憂其墜也苟嘗有斯頃之樂哉士之  
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  
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  
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  
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  
不存乎中而有以試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  
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  
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歛之于一身  
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為以

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為生民之宰者  
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為  
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  
士為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  
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  
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  
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  
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  
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陳海生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  
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  
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  
為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為壽閭里莫不歎息  
謂王氏為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  
奉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為  
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  
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  
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然竹而泣視  
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

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為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為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為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屨閭巷而其力可致甘

脆以為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為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為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為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為之言怒其不知為樂亦君子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為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為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



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為文後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為節見者以為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為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也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

明且大者也月之觀之庸自知其為明乎非惟不知其為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為月乎名且不

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

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

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

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為之形者未嘗與

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遇於世

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莫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

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

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為喜蝕而不以

為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  
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  
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  
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  
則有酤醬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鱉之類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  
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  
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

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其美必有其甚惡之事乎夫惟  
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實  
之以折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  
筵賤而橡一作栗茹藿歡之寶室一作室莫不有待於味其  
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  
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為然乎世之名人賢  
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  
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菘蔓菁莫不  
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  
味尤為薦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

求之不勞不為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為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為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眾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

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為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微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汗壤唯眾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眾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幾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擬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

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室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  
在心為性為道之原為善之會為人物之分聖匪加  
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為聖在氣勝破中其能勝氣  
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  
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  
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祗昆協弟睦于家  
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  
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器之歸惟志士懲  
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祗祗栗栗馭馬

以朽纒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  
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  
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為螽蟴俾無害  
其嘉穀視芬華為陷阱惟惧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  
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為養外誘之浸俾莫能尋不  
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謚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  
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  
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  
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  
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隳惟其甫尚鑑于茲則遵聖人

之執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  
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  
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尔汝為未足而呼其名以相  
名為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為  
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為泛而曲為之辭長之則曰  
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為之號或因其  
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  
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為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

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  
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為貴而  
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為君子  
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  
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  
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為公卿與號之為先  
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  
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  
公卿不足為之重吾以是知德為衆人所推者過乎  
位為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

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為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為貴者印組以為華祿賜以為豐崇顯之位以為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為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

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為公卿沒喻為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是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為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

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為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迺屢躋吾門以言為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為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

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為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為而主靜夫無為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為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

子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為記用隱世寧海  
人其先有仕吳越為光祿大夫者至今為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慧  
河決峽之辨為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為  
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為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  
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為斯號也不亦異  
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  
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踈詞命不脩于鄉  
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

威禮居乎朝廷為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  
人民為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  
先生為人師以教民善俗為職紫封域之內有細行  
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  
而笑曰是知默之為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  
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為言也子嘗見夫萬仞  
之淵乎方其靜也沉滄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  
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為川  
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  
汨如溪潢澗潦之為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潭如萬



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為貴而發於不得而言之為美  
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  
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  
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  
之言皆為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  
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  
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  
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益將即顏子而  
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為  
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為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

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子何患焉於是疑  
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  
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閩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  
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晡書史于左  
右公退則歛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  
言夫靜之為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  
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為郝君告然余少時  
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

珠玉錦繡之肆交陳手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為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為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為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為物靜則明動則需需疑當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焉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不以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

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箴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為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

必以余言為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

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必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緼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

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  
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  
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  
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  
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  
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  
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蓬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  
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  
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

自垂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  
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薦乎天倫之序以  
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  
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  
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  
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為著姓其先自發來遷至秉  
彙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彙之祖恐其族大  
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為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

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產  
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 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  
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為祠於  
故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  
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為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  
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  
後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  
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  
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  
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

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為之制而禁抑  
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  
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為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  
飲食非彼為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  
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  
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  
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  
祠自始迂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  
禮之意似以為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  
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

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為之况為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為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為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瑋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

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濫耀難正  
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  
動容愜意以為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  
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  
手疲於板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  
厭其勞而不知其為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  
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  
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為常情所喜乎然人於  
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  
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為

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  
為樂道之戒也同于游器王脩德盧希魯楊文遇章  
志業進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為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  
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  
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  
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怙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  
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涇之開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

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為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  
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  
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  
之而已克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  
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  
符而况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為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為輕重  
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  
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  
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

吾何休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克之說而古君子之為  
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  
命之爵則喜而以為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  
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克而義不  
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  
聲則汗出而顏變頰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  
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  
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為學有年矣其於  
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  
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



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為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為美也又磨之以學與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為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積然施之而

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勲績流而長存其藏蓄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怛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

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  
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  
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  
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  
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  
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  
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齋其無所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  
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瑰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

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  
爲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  
讀書以養心徜徉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  
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  
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  
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  
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  
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  
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

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為喜戚以區宇寧風俗  
美為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  
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  
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  
司屢辟之辭不就作漁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  
適意人以仲昭為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  
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珎不能知其旨毛  
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裘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  
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亦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  
非持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

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胃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寧  
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  
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  
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  
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  
挂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為天下慶蓋必始  
於此矣

###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滅  
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為者人事之

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  
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亦  
亦疑當速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為智力乎  
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  
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  
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  
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  
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  
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  
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

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  
也黃氏自宋為詩書家嘗有仕者而大者然以積  
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脩其業  
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  
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  
非一物矣視於廟則遵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  
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  
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  
戚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歲犬馬牛羊非不  
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

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為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欬焉而鸞鳳翔焉而虎豹蹲焉而縕雜襲重敷

絳縷或變為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况能常見之手欲常見之且不可况欲常有之手不可得而常有况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纍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衽而踈布不掩者其為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智籠力執欲使違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感耶且

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為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况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遠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為道德施而為事功發而為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為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

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為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為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

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蹶者不思哀而悲此  
皆得於是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謀善  
謀善作善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  
况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譔疑焉不待思  
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  
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  
知狐貉之温服䟽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  
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為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  
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  
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為壽歲

險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  
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  
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  
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  
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  
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  
百年為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又為無  
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弥久而弥存故脩己也則思如  
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  
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

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為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慙

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為不得養乎徬徨馬蹢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歛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為乎吾心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為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闥而不敢履几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緼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緼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緼為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為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



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緼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一以昌大吾宗孟緼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緼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緼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願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緼之思豈有過歟然後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緼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

存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緼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毋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緼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緼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子將於孟緼是望子何以慰孟緼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

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  
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  
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  
則又為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為古而其時亦嘗以  
為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  
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  
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  
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  
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為不

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  
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  
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  
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  
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  
問於鄭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  
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  
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  
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  
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若問而

以道告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  
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  
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為法也如使不若  
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  
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  
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  
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  
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  
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  
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  
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  
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  
之勳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  
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  
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  
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  
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迺下詔  
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

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昇絮帛著為令然必有善為  
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  
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 詔旨當厚息而台  
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  
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  
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  
稱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  
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為幸宗族舉酒為  
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貴  
售者矣惟年之脩短出於天夭所不與雖有陶猗之

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瀕更力可以扛九鼎辨  
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  
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  
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  
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為難矣壽而  
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  
邑之所無求之當世界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為宗族  
之榮華實可為 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  
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  
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

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  
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為美而必曰攸好德蓋  
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  
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壽與  
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 聖世尚年  
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一處士之風者相率勉  
為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  
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  
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  
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  
泉而忻然若都 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  
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  
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  
謂神仙者為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  
後高雲卧天遊一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  
自我而得往往以水諸幻怪之說馳騁為企慕之意勝而  
恬澹虛靜之功做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  
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

以為皆不足以坦何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  
高風絕識超乎埃壘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  
來于人間蓋或立歿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  
抗造化以獨立也退事物而永存焉利欲之習未能大  
異於衆人而獨而斬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異決也縉  
雲曹先生異時以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有  
所得悔前所為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遠優游大山深  
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  
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  
為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

以先生之高致以為世俗之望聞汚濁者不足以  
流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  
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為高哉先生飢而稻濁而糲  
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混于  
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為  
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為高吾安知百  
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  
為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閣門郎  
養志養志靜而溫慈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  
之為人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  
也不為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  
安而次汲惟生氏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  
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  
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  
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為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  
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  
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諸君古轍于河南  
塲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

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為思實乎其為言粹乘  
不見其與道倍也問請以石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  
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  
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此何以是心為之宰耳人孰無  
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  
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宏世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  
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  
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合以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  
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為邦  
之道其用心為何如而豈不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

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謂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徇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于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如躬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士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周君尹、法心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為之上，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發其義焉。夫慥慥者

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也。此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喏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鳥睹所謂慥慥者，其蓋人之心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感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或休之善感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一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也。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退而即於斯室，各著其志，以白一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



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夫德之德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心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可不謂知所務也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慥也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之亦以勵同志也。

顛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

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聘智者馳騁為太過鈞奇者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顛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悼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

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頃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躔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躔者有矣而慕乎躔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躔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躔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

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時俾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為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述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為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與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裘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

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  
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為大車  
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庀雜家異  
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輻或不以廂或以人駕  
牛馬之衡輅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  
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  
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  
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為君子其所任者固  
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為學家自為教諸子百氏雜  
然並出學者俵俵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

盡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可乎一擲或事文  
而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知大體於是賢人  
難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也叔車之材良  
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之道則在乎法古  
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文武周公之道莫  
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穀以禮樂為蓋軫  
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山天其靜如地運行  
富貴逸樂道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重者文武周公  
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為其制他如七十子  
其不為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而已蓋自任之道

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權術熾而仁義銷  
螫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其車徒任其私智  
熟故為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也今叔車知以重  
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任重未易也不宏  
居位則病於為處下則病於守習致是道也魯子嘗  
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於聖人之廬亦庶  
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

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馬曰金  
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充也亦養之有素耳  
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為陋而乃晏巍然有聖賢之

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心者皆養也謹於

而不開籌略或長於治民而不於禮樂政事弓矢

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以義之塗講乎性命

其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物之變以養其目

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耳驗於喜怒嗜好

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為輪息游宴之頃以養

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宗位重任處之以

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不難也如水之

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飛天而馬行地也

之後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擊者之於音其無

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逆旅之家蛟龍之  
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大下之事治之已  
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識之已明故不以  
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之士養之既無素  
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聖賢之言而躬庸  
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議上常患手無材  
幾乎賢者之歸莫之養而戕之者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既饒室廬僅足以  
方其身樂之如康公卿之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

位余固疑其有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  
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  
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  
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為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  
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  
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  
題曰養素凡其所為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  
之降也我知之矣雕壞刻楠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

帟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  
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  
狐袖豹褌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膳淪膚者服食之  
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束帶飯糗而茹藜粗糲  
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  
屏氣卑聲傾歆詭巧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  
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  
而已剽雋掠竒粉白飾辭彩雜章施為祿之資者辭  
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志文以達意不求世知  
惟禮之府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

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  
熙熙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  
薄嬰兒設機弄女婦事遊譴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箠  
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  
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撓故能酬應萬  
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  
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之  
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  
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  
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存真以全吾之

天而反道之襟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  
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為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  
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  
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  
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  
不為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  
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為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  
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

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其充乎中  
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其服乎  
人由是而成物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  
為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  
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  
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  
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為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  
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  
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  
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

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在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為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為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為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

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關萬世之治平是以幼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浸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為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已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情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為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脩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木之下禾黍為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既而棄去居金華讀書

學以自娛取賀水部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畊語名其堂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棄其位而掇取虐歛惟恐不足此其為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為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積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

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卷之六

七

台人謂山川環復之地為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  
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  
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為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  
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  
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  
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  
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  
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  
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

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還  
三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為詐居正蹈義者不良  
於為尼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  
可以拯生民之危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  
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  
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  
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  
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  
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  
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為之宰乎盈乎縮

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安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海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靈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徵法謫蜀

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為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為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况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為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渺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敝古今以為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際莊周不能尽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為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條焉而

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  
貴賤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  
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為  
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  
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成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  
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  
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  
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  
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  
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

得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夫斯可也  
也若曰燕安之餘為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澨飲食  
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  
余焉敢為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得其  
澆駁之餘則為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  
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  
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

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  
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月一作而察眉睫衆  
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清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  
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瀘之功以變其渾濁而  
反卑至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  
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  
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脩然出  
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  
錯向之脩然者則已填襟穢汙化為泥塵而不自知  
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于

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瀘  
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  
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  
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  
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  
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  
溪脩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  
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  
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  
為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為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

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  
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  
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  
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為忘年交尚相與  
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  
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  
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為趣亦有所  
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為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履

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  
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為  
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  
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  
趣之自得以為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畏  
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  
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  
自樂而不資物以為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  
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  
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

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盖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盖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為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為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為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觀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遠矣猶

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為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為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為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

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  
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  
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  
我哉

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